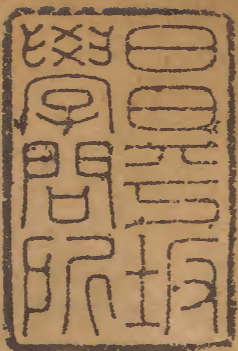


史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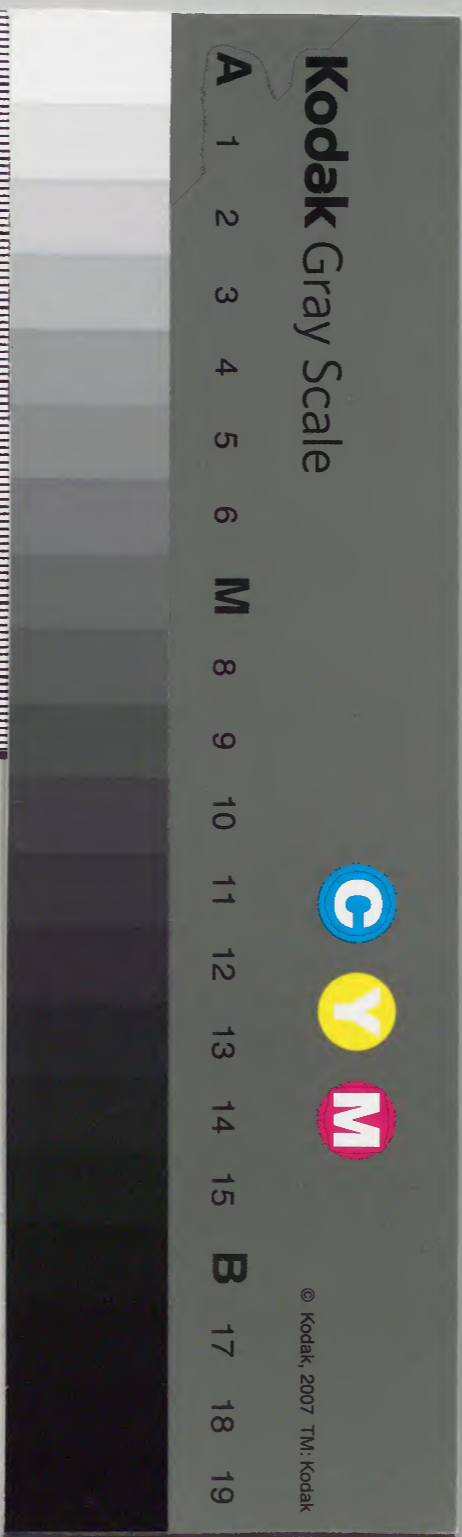
十二之二



漢書門類	二	三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函號	一	三	四	一	三	一	一	一	一
架	三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冊	一	六	〇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內閣文庫	漢書門類	二	三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函號	一	三	四	一	三	一	一	一	一
架	三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冊	一	六	〇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321
冊數	160	(6)
函號	296	140



史緯卷十一

史記十一

列傳

樂毅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毅賢好兵聞燕以子之之亂而齊

大敗燕燕昭王怨齊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于

是為魏史于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為臣昭

王以為亞卿時齊湣王強南敗楚相唐昧于重丘西摧三晉

于觀津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諸侯

皆欲背秦而服于齊湣王自矜百姓弗堪于是燕昭王問伐

淺草文庫

藏書

大正

齊之事樂毅曰齊霸國之餘業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圖之莫如結趙及楚魏于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啗秦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潛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爲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于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獨追至臨菑齊潛王已走保于莒樂毅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悅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鬻士封樂毅于昌國號爲昌國君于是燕昭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

燕。燕莒卽墨未服。會燕昭王卒。燕惠王自爲太子時常不快于樂毅。及卽位。齊田單乃縱反間于燕。于是燕惠王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于觀津。望諸君尊寵樂毅。以警動于燕。齊田單破騎劫于卽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于莒。入于臨菑。燕惠王旣悔之。又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讐。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爲將軍久。暴露于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

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逃遁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于魏，以身得察于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臣竊不自知，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于齊，不量輕重。

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于兵甲，習于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于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于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于寧臺，大呂陳于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丘之植植于汶篁。自五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憐于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以為奉命承教。

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于春秋。蚤知之事。名成而不毀。故稱于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畜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

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間爲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爲客卿。樂毅卒於趙。燕王喜用栗腹之計。欲攻趙。以問樂間。樂間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不可。燕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禽栗腹。樂間奔趙。燕王恨不用樂間。乃遺樂間書曰。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容不達。身祗辱焉。以冀其變。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聖之名。何者。其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燕民雖亂。不若殷之甚也。室不能相和。出

語鄰家未為通計也。樂間卒留趙。漢高帝過趙，問樂毅有後世乎？曰：有樂叔，高帝封之樂鄉，號曰華城君。

藺相如 廉頗

藺相如，趙人也。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相如曰：君何以知燕王？臣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止臣曰：

夫趙強而燕弱，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東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為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強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見秦王，秦王大喜，傳

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強，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况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強秦之歡，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

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為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臣乃敢上璧。秦王度終不可強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於趙。秦王齋五日，後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至。藺相如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強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強而先割十五城予趙，趙

如此不行
亦可何故
往會

豈敢留壁。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孰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壁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壁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為賢。拜為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壁。其後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

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奉盆缶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憚。為一擊缶。相如顧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缶。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我見相如

史記卷之二十一
七

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舍人恥之。請辭去。相如止之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驚。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強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蔣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蔣相如引壁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

智勇可謂兼之矣

趙奢

趙奢。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強。國強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爲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闕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問樂乘。樂乘對如廉頗。又問

史記 卷之十一
趙奢奢曰其道遠險狹譬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趙軍壁武安東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既遣秦間乃捲甲而趨二日一夜至闕與去秦軍五十里止軍軍壘成秦人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謹受教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許歷復請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

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走遂解闕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爲馬服君以許歷爲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孝成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行反間於趙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之子趙括爲將耳趙王因以括爲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趙括自少時學兵法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趙若將括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言於王曰括

可敬

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其父為將，所奉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所賞賜，盡以予軍吏，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軍，吏無敢仰視。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王以為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為二。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數十萬之眾，遂降秦。秦悉坑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賴楚魏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以括母先言，竟不誅。

李牧

李牧，趙之邊將也。常居代雁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來寇，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輒收保，不與戰。如是數歲，無所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使他人代將。匈奴每來，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牧稱疾。趙王強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教者十萬人，悉勒習戰。

史綱 卷之十一
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眾來入，李牧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趙邊城。悼襄王後七年，秦破趙將扈輒於武遂，斬首十萬，乃以李牧為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封李牧為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禦之，數破秦軍，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趙王使趙葱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王使人斬之，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遂滅趙。

與世家不同可參看

田單

田單齊諸田疏屬也。燕使樂毅伐破齊，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韉折車，敗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獨莒即墨不下。燕兵圍即墨，即墨大夫出戰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為將軍，以距燕。燕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為然，使騎劫代樂毅。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

史綱

卷之十一

七

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常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剽，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卽墨敗矣。燕人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剽，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冢墓，僂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壘墓，燒死人，卽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

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卽墨富豪遺燕將曰：卽墨卽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其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殺騎劫，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乘勝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田單爲相。

過菑木。有老人涉菑而寒，出不能行。田單見其寒，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以取我國乎？不早圖之，恐後之。」左右顧無人，巖下有貫珠者，襄王呼而問之，曰：「女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不如因之以爲已善也。」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飢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飢寒者，收穀之，因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也。』」貂勃常惡田單，曰：「安

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爲酒，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於朝。」貂勃曰：「距之犬吠堯，非貴距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主。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使公孫子與徐子鬪，徐子之狗猶將攫公孫子之腓而噬之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爲賢者用，豈特攫其腓而噬之哉？安平君任之於王，王幸臣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乃語於王曰：『燕伐齊之時，楚王使將軍將萬人佐齊，今社稷已安，何不使使者謝楚王？』王曰：『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貂勃使楚，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曰：『夫一人之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今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且內收百姓，外懷戎翟，陰結諸侯。

之雄俊其志欲有爲也。願王察之。異日而王曰：召相單來。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爲子之臣，禮吾爲吾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王觴諸前，酒酣，王曰：召相單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周文王得呂望以爲太公，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闢，民人之治，爲人臣之功者，孰有厚於安平君哉？而王曰：單，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王之社稷，燕人興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山中，安平君以惴惴之卽墨，三里之城。

五里之郭，敝卒七千，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時也，閭城陽而王，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爲不可，故爲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山中。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單且嬰兒之計，不爲此。王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王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敗亾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田單乃懼，問魯仲子。仲子曰：將軍之在卽墨，坐而織蕢，立則杖插，爲士卒倡，曰：可。

往矣。宗廟亾矣。亾日尙矣。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立於石矢之所。援枹鼓之。狄人乃下。單又常問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衆。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以不服也。馬服君曰。君非徒不達于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夫吳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匱然薄之柱上。

而擊之。則折爲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謂也。且夫吳干之劍。材難矣。無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而刃不斷。兼有是二者。無鈞竿鐔蒙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萬二十萬之衆。而爲此鈞竿鐔蒙須之便。而徒以三萬行于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爲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爲萬國者。分以爲戰國七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三萬之衆。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君將以此何之。安平君喟然太息曰。單不至也。

魯仲連

魯仲連齊人也好奇偉倣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趙孝成王時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軍前後四十餘萬遂圍邯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爲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強爲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惟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魯仲連適游趙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亾四十萬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

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先生魯仲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爲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卽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仲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

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仲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仲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斮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新

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快然不悅，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強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難，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潛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莞筵，攝衽抱機，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筵，不果納，不得

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潛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能事養死則不得賻襚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譏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

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平原君欲封魯仲連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仲連壽仲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卽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餘歲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仲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

再見平原君也

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棄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爲之也。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

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僂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乎。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

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耻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况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繼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為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為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

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亾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康而行小節也以為殺身亾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悃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敝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魯仲連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眾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仲連欲爵之仲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屈原

此亦子長
之離騷也
九歌思公
子兮徒離
變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傳聞強志明於治
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
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
懷王使屈平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
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
出平伐其功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
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
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相離則憂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
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
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

言賦文多
其賦特為
其出

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
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
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
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
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
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汙泥之
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
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
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說楚曰秦甚憎齊
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

史記卷之十一
三
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懷王怒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遂取漢中地懷王悉發國中兵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如楚如楚又因用事者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後秦昭王欲與懷王會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

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子頃襄王立以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忿欲反與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

以屈原
之言故令
尹子蘭聞
而怒之接
法

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

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懷石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

呂不韋

呂不韋，陽翟大賈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秦昭王太子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而愛姬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異人，母曰夏姬，無愛。異人為質於趙。秦數攻趙，趙不禮之。異人車乘進用不饒。呂不韋賈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往見異人，說之曰：吾能大子之門。異人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

乃大吾門。不韋曰：吾門待子門，而大異人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爲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卽大王薨，安國君立爲王，則子無幾得與諸子旦暮在前者，爭爲太子矣。異人曰：然爲之奈何？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爲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爲適嗣。異人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異人爲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

因言異人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常曰：異人以夫人爲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爲適，而子之夫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爲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卽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言，尙可得乎？今異人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爲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爲適，是異人無國而有國，夫人無子而有子也。華陽夫人以爲然，承太子間從容言異人質於趙者，絕賢來往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

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異人立為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為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異人，而請呂不韋傅之。異人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異人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為壽，請之不韋佯怒，欲以釣奇，迺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異人遂立為夫人。秦昭王使王齕圍邯鄲，急趙欲殺異人，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歸。異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華陽夫人，說其狀曰：「吾楚人也，乃自子之，而易其名曰子楚。」子楚謂太子曰：「太子嘗軻車於趙矣，趙之豪傑得知名者不少，今太子

反國，皆西向而望，無一介之使以存之，臣恐其有怨心。太子奇其計，及秦昭王薨，太子立為王，華陽夫人為王后，子楚為太子。趙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歸秦。秦王立一年，薨，謚為孝文王。子楚代立，是為莊襄王。以呂不韋為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十萬戶。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尊呂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不韋招致游士，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私通不韋，後益

壯不韋恐禍及乃進嫪毐詐腐之爲宦者遂得侍太后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國呂不韋九月夷嫪毐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而遷太后於雍免相國呂不韋與家屬徙蜀不韋乃飲酖而死

扁鵲 名公

扁鵲勃海人姓秦名越人少時爲人舍長長桑君過扁鵲謹遇之長桑君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我有禁方欲傳與公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悉取其禁方書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

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癥結特以診脉爲名耳在趙名扁鵲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之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居二日半簡子寤董安于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之田四萬畝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宮門下謂中庶子曰臣齊勃海秦越人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入報虢君虢君大驚出見扁鵲扁鵲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爲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脅下太子起坐更

適陰陽服湯二旬而復故。天下盡以扁鵲為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

道也

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逝去，桓侯遂死。使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治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曰：君與知者謀之，而與不

此莊周所
於虎食
其外也

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國矣。秦太醫
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使人刺殺之。後有淳于意，臨菑人，
為漢太倉長，故曰倉公。少而喜醫方術，後更受師。同郡陽慶
慶年七十餘，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傳黃帝扁
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
受之三年，為人治病，決死生，多驗。然左右行游諸侯，不以家
為家，或不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文帝中，人上書言意以刑
罪，傳之長安。意少女緹縈隨父西上書，願入身為官婢，以贖
父罪。上悲其意，為除肉刑法云。

刺客

豫讓，晉人，畢陽之孫也。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
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而二
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豫讓遁逃山中，
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已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
報讐而死，以報智伯。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
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
刃。兵曰：欲為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智伯亡無後，而
其臣欲為報仇，此天下之義士也。吾謹避之耳。卒釋去之。豫
讓又漆身為厲，吞炭為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
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為之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

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為所欲顧不易邪何乃殘身
苦形欲以求報不亦難乎豫讓曰既以委質臣事人而求殺
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且吾所為者極難耳然所以為
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頃
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豫
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
范中行氏乎智伯滅之而子不為報讐反委質臣於智伯智
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為之報讐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
中行氏范中行氏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
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嘆息曰嗟乎豫子子之為智

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為計寡人不復
釋子豫讓遂伏劍自殺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豫讓為其
主不應人

刺客

聶政軹深井里人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為事濮陽嚴
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嚴仲子恐誅亾去游求人
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
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聶政母前酒酣
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
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
狗屠可旦夕得甘毳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

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爲夫人麤糲之費得以交足下之驢耳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念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

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爲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桎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讐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

嚴仲子此
時已遠引

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自
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
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聞
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尸而縣之。千
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市
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極哀，曰：「是軼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
市行者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
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汗辱，自棄於市
販之間者，為老母幸無恙，妾亦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
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污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

得亦不得
而後之矣

士固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奈
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
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
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
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僂於韓市者，亦未必敢
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嚴氏為賊，
而陽豎與焉。道周，周君留之十四日，載以乘車駟馬而遣之。
韓使人讓周，周君患之，客謂周君正語之曰：「寡人知嚴氏之
為賊，而陽豎與之，故留之十四日，以待命也。小國不足以容
賊君之使，又不至是以遣之也。」陽豎想亦刺客之
流，故周人重之。

荆軻衛人也。好讀書，擊劍。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軻。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法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軻則已駕而去榆次矣。」荆軻游於邯鄲，與魯句踐博，爭道，句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乃之燕。燕人謂之荆卿。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爲人沈湎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燕太子丹故嘗質於趙，而秦

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

楚北購於單于其後乃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中，必無事矣。且以鵬鷲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為人知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為太子逢迎，却行爲尊，跪而蔽席。田光

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亾矣。光所善荆卿可使也。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脈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荆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言者，國之大事，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偃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矣。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

齊桓公尚
定秦耶無
象甚矣

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所以誠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丹之私計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

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進兵北畧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

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嘗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讐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為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搥其胸，然則將軍之讐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搥腕而進，曰：「此臣

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為遣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為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先遣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

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愴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唯大王命之。秦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

得舞陽相
幫亦好既
恐懼不前
而秦王令
軻取地圖
以進軻既
單手發又
不中故秦
王得以不
死雖成敗
有天亦見
豎子之不
足使

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揜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驚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逐秦王。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

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擲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發兵伐燕，拔薊城。燕王喜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卒滅燕。虜燕王，喜秦并天下，立號為皇帝。於是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

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名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始皇召見，人有識者，曰：「高漸離也。」始皇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撲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勾踐聞荆軻之刺秦王，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

可見合從
是六國最
要事但不
能堅約耳

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強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強，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為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為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

史韋 卷之十二 二

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馱駟、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綳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瓦、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瓦、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

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誇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強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讐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卒用其

李斯上秦
此客不逐

何用

計謀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王為皇帝，以斯為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為王，功臣為諸侯，使後無戰攻之患。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公主，女悉嫁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庭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嘆曰：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上不知其驚，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吾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始皇三十七年出游，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從，始皇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使監兵上郡，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始皇至沙丘，病甚，為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

何不引退

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獨李斯、趙高知，餘羣臣皆莫知也。高乃謂斯曰：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斯曰：安得亾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功高，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皆不及。高曰：高幸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亾長子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於是斯乃聽高相與謀，詐為始皇詔，丞相立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長子扶蘇死，以兵屬裨將王離。至咸陽發喪，

書必誅也

太子立爲二世皇帝二世用趙高之計乃不坐朝廷居禁中
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高斯以爲言高乃見斯曰關東羣
盜多今上急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
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斯曰吾欲言之久矣今上不坐
朝廷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高曰君誠能
諫請爲君候上間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
使人告丞相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
世怒曰吾常多間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
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趙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
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陛下不問臣臣不

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爲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
子以故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且丞
相居外權重於陛下於是二世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
子由謀反狀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
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意幸得上書自
陳二世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趙高使吏棄去不奏
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
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
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
爲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守則項梁已擊殺之趙高

皆妄爲反辭。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夷三族。

蒙恬

蒙恬，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驁，驁子曰武，武子曰恬。家世秦將，拜爲內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透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恬任外事，而弟毅常爲內謀，名爲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中車府令趙高

有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當高罪死，帝以高之敦於事也，赦之，復其官。始皇欲游九原，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直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出游琅邪，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祕之，羣臣莫知。趙高因有賊心，乃與丞相李斯陰謀，立少子胡亥爲太子，遣使者賜公子扶蘇、蒙恬死。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之，曰：「陛下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卽自殺，安知其非詐？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爲人仁，謂蒙恬曰：『父賜子死，尙安請？』卽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以屬吏繫於陽周。胡亥聞扶蘇已死，欲釋蒙恬。」

趙高曰以臣愚意不若誅蒙氏胡亥繫蒙毅於代子嬰進諫胡亥不聽遂殺蒙毅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死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倍畔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因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脉哉乃吞藥自殺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爲秦築長城亭鄣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爲名將不以此時強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

興功此其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

田儋

田儋田氏族也與從弟榮橫居於狄豪宗能得人陳涉使周市略地北至狄狄城守儋詳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見狄令因擊殺之名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爲齊王發兵以擊周市因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魏請救於齊儋將兵救魏章邯大破齊魏軍殺儋儋弟榮收儋餘兵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引兵擊破章邯軍邯走而西項梁追之初儋死齊人立王建之弟假爲王田角爲相田間爲將以拒秦榮怒齊之立假引兵擊假

勢直捷

市都安爲
三齊如邯
欣翳爲三
秦

假走楚角間走趙榮立儋子市爲齊王榮相之田橫爲將平
齊地秦益章邯兵攻項梁梁使使告趙齊發兵共擊章邯榮
曰使楚殺田假趙殺角間乃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
窮而歸我殺之不義趙亦不殺角間以市於齊榮怒終不肯
出兵章邯遂破殺項梁項羽由此怨榮羽既滅秦立諸侯王
迺徙齊王市王膠東齊將田都從入關故立都爲齊王治臨
淄故齊王建孫田安引兵降項羽立安爲濟北王榮以負項
梁不肯助楚攻秦故不得王榮怒發兵擊田都都走楚榮留
齊王市無之膠東市畏項羽亡就國榮追擊殺市於即墨還
攻殺濟北王安自立爲王盡并三齊之地項王乃北伐齊榮

兵敗走平原平原人殺榮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
項羽於城陽而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乃釋齊
而歸擊漢連與漢戰相距滎陽以故田橫復得收齊城邑立
榮子廣爲齊王而橫相之橫定齊三年漢王使酈生往說下
齊橫以爲然解其歷下軍漢將韓信襲破齊因入臨淄橫以
酈生賣已而烹之走博陽齊王廣被虜橫自立爲齊王及漢
王爲皇帝橫懼誅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乃
使赦田橫罪而名之橫謝曰臣烹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
酈商爲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使還報高帝乃詔衛尉
酈商曰齊王田橫卽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乃復使

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舉
兵加誅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未至三十里至戶鄉
廐置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
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乃爲虜北面事
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縱彼
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且漢王所以欲見
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耳今漢王在洛陽斬吾頭馳三十里
形容尙未敗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曰
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爲之
流涕而拜其二客爲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既

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乃大驚以田
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尙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
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循吏

公儀休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
得與下民爭利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
魚何故不受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休爲相能自給魚今受
魚而免誰復給我食者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
之見其家織布好而出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
售其貨乎

此可與父
當死而子
代之同論

石奢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相
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
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
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
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
職也遂自刎而死

滑稽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
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
亦可以解紛

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其
諫說慕晏嬰之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客有見髡於梁
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客以
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
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
人也前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
先生之來人有獻善謳者寡人未及試亦會先生至寡人雖
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一語連三日三夜惠王
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齊威王喜隱好爲淫樂長夜之
飲沉湎不治諸侯並侵國且危亾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

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廷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朝羣臣行誅賞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髡之趙請救齊金百斤車馬十駟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操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威王乃益齊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對曰臣飲

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希音卷鞞脆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三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薜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

三叶音森
只八斗
醉只三分

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
爲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常在側髡嘗一日而見七人於宣
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
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髡曰
夫鳥同翼者聚居獸同足者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
累世不得一焉及至罌黍梁父之陰則郟車而載耳夫物各
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抱水於河而取火於
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
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
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

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
持以頓其兵敵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
王懼謝將休士齊復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
能解魏患唯先生也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先
生淳于髡入說齊王曰楚齊之讐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
與國使讐敵制其餘敵爲王弗取也齊王乃不伐魏客謂齊
王曰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也王謂淳于髡曰聞先生
受魏之璧馬有諸曰有之事若不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若
誠便魏雖封髡於王何損且夫魏無見亾之危齊無被兵之
患髡有璧馬於王何傷乎滑稽多辨終身不仕

優孟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辨，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有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王曰：「有敢以馬諫者，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問其故，優孟曰：「葬之薄，王曰：何如？」曰：「臣請以彫玉爲棺，文梓爲槨，楸楠豫章爲題，奏發甲卒爲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於後，廩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以隴竈爲槨，銅歷爲棺，齋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

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曰：「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往見優孟，居數年，其子困窮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卽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後，優孟復來，曰：『婦言慎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給食，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耻辱，身死家室

此亦附會
之談觀者
得其意而
已

富又恐受賕枉法爲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爲非。廉吏安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是楚王謝優孟。名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優旃秦倡朱儒也。善爲笑言。合於大道。秦始皇置酒而天雨。陛楯者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卽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羣應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議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

總頭奇

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輒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卽欲就之。易爲漆耳。顧難爲蔭室。二世笑而止。

貨殖

太史公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勢能之榮。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蘊羽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江南出。枏梓薑桂。金錫丹砂。璚瑁珠璣。齒革龍門。碣

史緯

卷之十二

古

石以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碁置此
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譚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
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
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
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
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耶
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
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
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
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昔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人

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繼至
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歛袂而往朝焉其後
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桓公以霸而管氏亦有三歸
是以齊富強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
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
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
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容無所之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
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
穰穰皆爲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尙猶患貧
而况匹夫編戶之民乎

二十錢也

極貴後恐必賤故出乏如糞土

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計。然范蠡計然曰：知關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能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遂報彊吳。

范蠡既雪會稽之耻，乃喟然而嘆曰：計然之策十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昆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皆稱陶朱公。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利，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蠶出取帛絮，與之食。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

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欲長錢取下
我取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
苦樂趨時若猛獸擊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
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
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
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
猗頓用鹽鹽起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烏氏保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
償與之畜至用谷量馬牛秦始皇令保比封君與列臣朝請
而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

所謂人棄

俱犯
法禁
論妙
論
至論
歸者
不
停
貨池

婦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
為築女懷清臺夫保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
天下豈非以富耶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議論朝廷守
信死節隱居岩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
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
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搃旗前蒙矢石
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
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讐篡逐幽隱不避法禁
走死地如鷲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揆鳴
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

史律

卷之十二

七

漢以一斤
爲一金且
錢貴若今
時百錢當
白金一星
二十萬則

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爲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阡谷，不避猛獸之害，爲得味也。博戲馳逐，鬪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爲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糶，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則二

二百兩耳
足用
素封乎
哉

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畝荻，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園萬家之城，帶郭千畝，鍾之田若干畝，卮茜，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慙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鬪智，既饒爭時，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

以下言漢之貨殖者故別起論

躐口也蹄口共千則二百疋

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諺曰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醢醬千坭醬千甌屠牛羊豕千皮販穀糶千鍾薪藁千車舡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個其輶車百乘牛車千兩木器髹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卮茵千石馬蹄躐千牛千足羊豕千雙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藥麴鹽豉千答鮐鯿千斤鰓千石鮑千

編器估儉其利

市一作布 獨一作賈

鈞棗栗千石者三之狐鼯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侘果菜千鍾子貸金錢千貫節駟會亦比千乘之家此其大率也侘雜業不中什二則非吾財也請畧道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於蜀夫妻推輦行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饑民工於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

寧有爵耶
止為刁作
奴耶

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閒公子之名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織嗇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齊俗賤奴虜而刁間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唯刁間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母刁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宣曲任氏其先為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

三字有悞
一云至椎
埋亦為之
也

掘冢博戲
原非正事
宜班氏以
為曲叔桓

為儉力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氏韋家栗氏安陵杜氏亦巨萬此其章章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祿玩法犯姦而富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槩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小者傾縣下者傾鄉里不可勝數夫織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冢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

發之徒猶
復齒列傷
化敗俗大
亂之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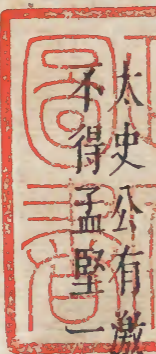
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
刑刀也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
張里擊鍾。此皆誠一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
主。能者輻奏。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
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班氏曰。昔先王之制。自
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於皂隸。抱關擊柝者。其爵祿奉養。宮
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
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於是辯其土地。川澤丘陵。行
沃原隰之宜。教民樹種畜養。五穀六畜。及至魚鱉鳥獸。藿蒲
材幹器械之資。所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畜。育之以時。而

發音
木也
斲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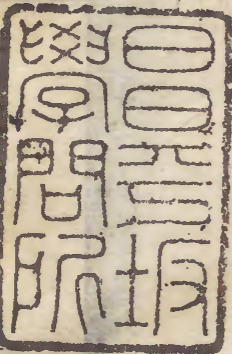
用之有節。草木未落。斧斤不入於山林。豺獺未祭。罝網不布。
於野澤。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蹊隧。順時令而取物。山不糶
藥。澤不伐天。蠶魚麋卵。咸有常禁。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
稻足功用。如此之備也。然後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興
夜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贍。非有徵發期會。
而遠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
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此之謂也。管子云。
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義於閒晏。工相與議技巧。
於官府。商相與財利於市井。農相與稼穡於田野。朝夕從事。
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

而能各安其居而樂其業。雖見奇麗紛華，非其所習，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是以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於是民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故民有恥而且格，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畧也。及周室衰，禮法墮，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梲，八佾舞於庭，雍徹歌於堂，流及士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夷至於桓文之後，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嗜欲不制，僭差亾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偽民肯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利，篡世取國者為王公，圍奪成家。

者為雄傑。禮義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而貧者短褐不完，哈菽飲水。其為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為僕虜，猶亾愠色，飾詐為姦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饑寒之患。其教自上興，由法度之無限也。故列其行事，以傳世變云。



太史公有激而言之少
不得孟堅一篇正論



史緯卷十二終

史緯

卷之十二

三

